

文通工具
主编◎叶又红
售票房员病毙在车厢内
里弄家庭饭店
售票员病毙在车厢内
首架飞

主编◎叶又红

活鱼是怎样
海 永安公

海上旧闻

第二辑

样传入上
在上海 由



文匯出版社

第二辑

主编◎叶又红



文汇出版社

海上旧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旧闻·第2辑/叶又红主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0.8

ISBN 7—80531—759—3

I. 上… II. 叶… III. ①地方史—上海—近代—史料 ②地方史—上海—现代—史料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945 号

海上旧闻

· 第二辑 ·

主 编/叶又红

责任编辑/车明玉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70,000

印 张/9.875

印 数/1—4000

ISBN 7—80531—759—3/G · 425

定 价/18.00 元

目录

遗迹追踪

外滩的东方汇理大楼	卓三枝(1)
话说外滩十七号	史东(2)
外滩“天文台”	申持中(4)
旧外滩的伊尔底斯碑	薛理勇(5)
外滩昔日的屈辱	林毅(6)
麦根路	天麟(8)
南翔黄家花园	华振鹤(9)
外国水线房	胡桃兴(10)
“平江公所墙界”碑追踪	薛理勇(11)
海外留名泉	陆晨虹(12)
老北站话旧	沈熙侠(13)
马路被圈进了监狱	徐家俊(13)
咸瓜街与泉漳会馆	高红霞(15)
“鬼”市	顾德惠(16)
体育会路与跑马厅	薛理勇(17)
市政府路	张淑改(18)
牛庄路	申持中(19)
福州路上的“正广和”	卓三枝(20)
寻找三德里	薛理勇(22)
江湾的飞机楼	卓三枝(23)
花旗总会大楼	薛理勇(24)

旧跑马厅的围墙	钱剑夫(26)
昔日跑马厅的马厩	薛理勇(27)
卜内门公司和卜内门大楼	薛理勇(29)
万国体育场与大柏树	王锦盛(30)
麦家圈不是中国姓	蔡继福(32)
中国第一所儿童医院	苏永祁(33)
大光明轶事(上)	魏绍昌(35)
大光明轶事(下)	魏绍昌(36)
怡马丹拿和公和洋行	薛理勇(37)
旧上海的犹太人与医院	王 健(39)
徐家汇的上海之最	蔡继福(40)
吉祥寺	金性尧(41)

工商记趣

活鱼是怎样运进城的	倪吟耕(43)
颜祥茂帽厂话旧	徐颂德(44)
风靡沪上的土布服装	董健身(46)
“沃的斯”进入上海	申持中(47)
香烟是这样传入上海的	董健身(48)
九厂国货联合商场	陆茂清(49)
永安公司礼券	陈祝义(50)
可口可乐在上海	薛理勇(51)
“朋街”的由来	周三金(53)
“杜邦”在旧中国	卓三枝(54)
中国第一家电子企业	苏永祁(56)
旧上海的“屈臣氏”	薛理勇(57)
慎昌洋行的铜质招牌	薛理勇(58)
一怒出“名堂”	顾德惠(60)

姜氏宝珍膏	陈 言(61)
上海最早的小吃街	徐继鹏(62)
里弄家庭饭店	毛履亨(64)
漫话“老虎灶”	薛理勇(65)
上海旧时地价	蝠 堂(66)
上海房租话旧	蝠 堂(68)

交通轶事

旧上海的交通工具	周 劲(70)
早期的电车	姚鸿生(72)
沪上公共汽车之始	陆茂清(73)
公共汽车创始人	薛理勇(74)
售票员病毙在车厢内	董健身(76)
带侮辱性的电车等级	董健身(77)
搬场话旧	马晓鹰(78)
沪上最早的洒水马车	顾德惠(79)
首架飞机飞沪上	顾德惠(80)
吴淞铁路与淞沪铁路	吴 越(81)
也释吴淞铁路与淞沪铁路	申持中(82)
沪杭铁路内环线的产生	陆锦章(83)
不管铁路的铁道部	王延龄(85)

金融纪事

辛亥革命初期的储蓄	王志诚(87)
民国初期的储蓄	王志诚(88)
强制储蓄与黄金储蓄	王志诚(90)
五十年前的折实储蓄	王志诚(91)
“北四行”的崛起	王志诚(93)

历史上的储蓄种类	王志诚(94)
早期的邮政储金	王志诚(96)
世纪初上海股票	蝠 堂(98)
沦陷时期的上海股市	蝠 堂(99)
一张创造社出版部股票	包黎华(101)
金融风潮	薛理勇(102)
上海有过的“洋钱”	浦根娣(104)
俞鸿钧运金	顾关林(105)
上海银行与陈光甫	王志诚(107)
外国银行对华金融的入侵	曹学忠(108)
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	王志诚(110)
最早的票据交换组织	张荷英(111)
宋子文售金	顾关林(113)
美金储蓄券与公债券的丑闻	王志诚(116)
话说典当	王志诚(117)

文坛春秋

对华夏图书公司的抗议	苏 华(119)
忆《水银灯》	吴振声(121)
程小青智破盗车案	陈 言(122)
张恨水虚惊一场	韦德锐(123)
饭会与粥会	周三金(124)
旧上海小报一瞥	巩 其(126)
工商美术家团体	黄 可(127)
张园与最早的月份牌画	黄 可(129)
沪上外侨美术家	黄 可(130)
洋画运动与天马会	黄 可(131)
上海西泠印社	黄 可(133)

第一个“中国画会”.....	黄 可(134)
想起了陶元庆.....	黄 可(136)
中华美育会与《美育》杂志.....	黄 可(137)
一次简化汉字活动.....	薛理勇(138)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申持中(139)
旧上海的汉璧礼学校.....	祝三枝(140)
黄绍兰与博文女校.....	薛理勇(141)
上海曾有个化成小学.....	王兴贤(143)

艺苑一瞬

京剧何时传入上海.....	沈鸿鑫(145)
上海最早的京剧票房.....	苏宗仁(146)
首创京剧“全堂变景”.....	苏宗仁(147)
最早用英语演的京剧.....	苏宗仁(149)
早年上海的京剧女班.....	苏宗仁(150)
周信芳的“抗日宣传战”.....	苏宗仁(151)
周信芳客串演《雷雨》.....	苏宗仁(152)
梅兰芳与钱化佛的情谊.....	鲍世远(153)
梅兰芳喜迎卓别林.....	鲍世远(154)
“南欧北梅”初识记.....	鲍世远(156)
金少山智斗黄金荣.....	苏宗仁(157)
陈叔通关爱程砚秋.....	鲍世远(158)
程砚秋计赚寒衣.....	苏宗仁(160)
盖叫天和“百忍堂”.....	苏宗仁(160)
赈灾义演大会串.....	毛履亨(162)
从名伶到民国少将.....	苏宗仁(163)
“倒彩”风波.....	华振鹤(164)
“上海姑爷”荣梅莘.....	苏宗仁(166)

“和尚票友”慧海	苏宗仁(167)
黄桂秋醉演《女起解》	苏宗仁(168)
黄桂秋与“秋海棠”	苏宗仁(169)
童芷苓的《纺棉花》	苏宗仁(170)
伶界“三绝”	司 享(172)
京剧“厉家班”	苏宗仁(173)
千龄马会	魏绍昌(175)
四大名旦斋名拾趣	苏宗仁(176)
越剧《红楼梦》的另一位编剧	沙寄生(178)
《扬子江暴风雨》诞生记	一 鸣(179)
黄佐临和虞哲光的友谊	丁言昭(181)
阮玲玉出殡	蔡继福(182)
“天一”招考趣闻	司 享(184)
程之为木偶配唱	丁言昭(185)
张慧冲艺惊洋魔师	鲍世远(186)
滩黄·小热昏·独脚戏	薛理勇(187)
动画大师的摄影	顾德惠(188)
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	刘义烦(189)
“玻璃”电台	顾德惠(191)
“百代”及老唱片	薛理勇(192)
《义勇军进行曲》的问世	申 铃(193)
春江醉人花月夜	申 铃(194)
流行歌曲之初	徐泽遂(196)
九十年前的女权歌	申 铃(197)
黄炎培写院歌	朱祖熹(198)
鲁迅欣赏过的音乐会	申 铃(199)

浦江旧闻

- 与民争粮 倪吟耕(201)
 闹粮荒的一幕 金隽礼(202)
 自来水风波 董健身(203)
 怒焚洋烟 董健身(204)
 焚烧鸦片烟土后的黑幕 董健身(205)
 罕见的鸦片走私案 赵子云(207)
 一日之内三起空难 司享(208)
 一份“日军布告” 薛理勇(209)
 申九“二·二”斗争 龚树标(210)
 攻打江南制造局轶事 董健身(211)
 空军中的工潮 赵子云(212)
 虹桥事件 赵子云(214)
 愚园新村枪杀案 赵子云(215)
 盗窃金砖案 徐家俊(216)
 竞选上海小姐的内幕 魏绍昌(218)
 江亚轮五十年祭 陈雅清(220)
 上海没有日租界 刘敬坤(222)
 百年前的上海人口 阿章(223)
 城隍庙大出会 郭朝华(224)
 上海的白俄 林芷茵(225)
 网球忆旧 周劭(227)
 旧中国的全国运动会 薛理勇(228)

人物传奇

- 郑振铎救助文学青年 倪怡中(231)
 丰子恺与《中国青年》 黄可(232)

解放前夕的浦熙修	郁象	(234)
浦熙修救骆宾基	肖沱	(235)
埋了半个世纪的一个谜	尚丁	(236)
英茵之死	魏绍昌	(238)
也谈英茵之死	陈福康	(240)
沈钧儒为鲁迅买墓地	蠹木	(241)
吴宓在圣约翰	蝠堂	(243)
新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周湘	黄可	(244)
丁玲寓所觅踪	杨光裕	(246)
杨杏佛蒙难记	杨光裕	(247)
第一个讲“社会主义”的人	邓云乡	(249)
赵朴初孤胆救难民	董健身	(251)
田汉与彭飞	巩其	(252)
毛泽东和高镜朗	平远	(254)
“五卅”中的刘少奇	朱少伟	(255)
苏氏创办民立三校	苏永祁	(256)
陈公博受惊大东旅社	董长卿	(258)
球王李惠堂轶事	曹炳坤	(258)
周瘦鹃的《储蓄歌》	王志诚	(260)
美国总统访问上海	熊月之	(260)
物理大师沪上行	王健	(263)
洋人古玩商——史德匿	卓三枝	(264)
雷士德其人其事	薛理勇	(265)

话说苏州河

吴淞江 吴淞 吴淞口	薛理勇	(267)
天后宫和天后宫桥	蔡继福	(269)
苏州河上第一桥	张元隆	(270)

四行仓库和八百壮士	蔡继福(271)
想起苏州河“发大水”	朱震岳(273)
海瑞与吴淞江	霍美芬(274)
苏州河的划船俱乐部	薛理勇(275)
陈家渡和周太爷庙	黄顺福(277)
苏州河畔“圣约翰”	张元隆(278)
苏州河上第一港	朱少伟(279)
美租界与贩卖“猪仔”	蔡继福(280)
浙江路桥堍的盛泾公所	张志康(282)
苏州河上小摆渡	马晓鹰(283)
苏州河上米码头	倪吟耕(284)
苏州河畔第一城	王锦盛(286)
邮政总局挂白旗	蔡继福(287)
苏州河昔日出名鱼	韦人(288)
河畔监狱	徐家俊(289)
姚锡舟拔桩惊申沪	浦根娣(290)
苏州河畔忆光陆	蔡继福(292)
盆汤弄桥	蔡继福(293)
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	季福(294)
苏州河畔的新天安堂	易璋(295)
“短命”的闸北水厂	张观复(296)
疏浚吴淞江的先驱	顾德惠(297)
江苏药水厂和药水弄	薛理勇(298)
车袋角	申持中(300)
吴淞江边第一所公园	季福(300)
百年前的吴淞开埠	张元隆(302)

遗 迹 追 踪

外滩的东方汇理大楼

卓三枝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重新进入上海的外资银行之一，今年适逢该行成立百年大庆，该行的上海分行举行了大庆，上海各报也报道了该行庆典的消息。

上海的法租界建立于1849年。法租界的建立，吸引了无数的法国商人来上海。同样，随着中法贸易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家银行来担任繁忙的商务结算和汇兑。1875年，法国的几家银行联合成立了法国巴黎实业银行，根据法国皇家法令，这家银行的业务范围仅局限于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开发，所以其在上海的机构仅是一个代理机构而已，其行址设在“法兰西外滩”，也就是今天的中山东二路上。

一直到1888年，法国皇家公布了一项新的法令，允许并积极促进法国对中国、日本等东亚地区的贸易，于是该行改组为“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该行的百年大庆，就是以该年算起的。

该行的总行设在法国巴黎，上海行实际上是华行的总行。约1900年，该行买进了外滩二十九号地块，并将行址迁到了那里，由于该行等同于法国政府的在华银行，受权代理法国政府的对华投

资和结算，如《辛丑条约》规定的中国对法赔款，就是由该行签收的，正由于如此，使该行的资本急剧上升，成为在华主要外资银行之一。

1911年该行将旧房拆除重建，新行建筑由通和洋行设计，为三层砖石结构建筑，建筑以朝外滩的一面为主立面，属于一般的商业建筑，但是，设计师在立面处理上比较多的采用法国巴洛克艺术的特点，使建筑充满了巴洛克艺术变化无穷及法国的浪漫情调，尤其是大楼正门的内外两侧，分别用石和硬木雕刻的富于变幻的旋涡形巴洛克门头，以后被许多建筑师仿用。直到今天，上海的许多建筑中，依然可见抄袭该门楼的痕迹。

解放后，东方汇理银行退出上海，银行大楼依国际惯用的方法由中国政府收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处使用。1995年，通过房地产置换的方式，光大银行进入该楼，今天，该大楼应该叫“光大大楼”了吧。

顺便补一句，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和广东沙而发行于1901年和1902年分别发行限于发行地流通的一元、五元、拾元、一百元纸币，这种纸币当时流通量极少，有的仅是样票，今收藏中属于珍票，价格不菲。

话说外滩十七号

史东

在市政府实施建设外滩金融街的决策进程中，随着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的返回原址，外滩十七号大楼重新名声鹊起。这座落成于1923年6月的典型的后期文艺复兴式建筑，引起了今人的关注。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北起苏州河，南至金陵路，东临黄浦江，

西迄河南路，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二百家左右的银行、钱庄、保险公司，巨额的社会货币资本在这里运作，众多的金融产品在这里频繁交易，外滩是名副其实的“远东华尔街”。

当时的十七号大楼名为字林西报大楼，但是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它是“保险大楼”。因为除了字林西报馆占用一部分外，大楼里有上海火险公会、上海水险公会、华北汽车险公会，以及不下二三十家英商、美商、法商和华商开设的保险公司，俨然是上海保险业的大本营。

也有人说，十七号大楼称之为“史带大楼”更为贴切。因为史带公司（Starr Companies）几乎租用了除字林西报馆以外的绝大部分，史带麾下的众多机构，如友邦人寿保险公司、美亚保险公司、友邦水火保险公司、友邦银行以及史带参股的四海保险公司、法美保险公司等，都开设在这幢大楼里，史带本人也居住在顶楼统层，而且拥有一个小型俱乐部（Topside Club）。

十七号大楼的特点是人多、打字机多。据当时人忆述，每当早晨上班时间，在南京路外滩从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下来的乘客里不会没有“十七号”的人。更与众不同的是大楼人员国籍众多，除了华人，有英人、美人、法人、德人、荷兰人、波兰人以及白俄和犹太人，唯独没有日本人。由于人事杂处，很多人能使用多国语言，茶役、司机都能来几句“洋泾浜”。至于在大楼里供职的华人，更是海纳南北东西中，除了本地人，有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天津人、江西人，能听到广东官话、宁波官话、绍兴官话、常州官话，当然也有广东上海话、福建上海话、山东上海话。

一到晚上，大楼前四盏巨型反光灯把大楼照得通亮。就在这幢曾是沪上最高的建筑物里，成长了一批保险人才，有四家华商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是“十七号”出身，总经理以下来自“十七号”的更是难以胜数。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寇侵占上

海租界，十一家英美商保险公司被视为“敌产”，由日商三井生命、帝国生命、日本生命等保险公司瓜分“清算”，“十七号”便转入了沉沦的历史时期。

外滩“天文台”

申持中

以前，上海人把今延安东路叫作“天文台”或“天文台外滩”，这是以耸立在延安东路黄浦江边的“天文台”而得名的。实际上，这个“天文台”的正确名称应该叫气象信号台。

1872年，天主教江南教区筹划在上海徐家汇创建一个观象台，第二年七月，观象台正式建成并开始工作，下设气象、地震、地磁等部门，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近代意义上的气象台，现在上海使用的许多历史气象资料，大部分就是该机构测定的。1882年该台通过有关的报纸发布气象预报，这也是中国有气象预报之始。由于当时愿意购买气象预报发布权的大多为外文报纸，能够看到预报的人很少，1884年他们又在法租界外滩的北端（即今延安东路外滩）建造了一个气象信号台，为了及时将气象消息传到信号台，教会还在观象台与信号台之间拉了有线电报，这也是上海出现最早的市内有线电报。

信号台的结构十分简单，仅是一根竖得很高的旗杆，通过不断变换的信号旗发布气象消息，当时外滩的建筑还不高，所以不论是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只，还是在陆上行走的人们，很远就可以看清信号旗。当时上海怀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但是上海没有几幢建筑上装有自鸣钟（外滩海关大楼钟是1893年安装的），于是信号台还设了一个报时装置：在旗杆上悬挂一大球，每天中午十一点三刻，球升到一半的高度，十一点五十五分，球升到顶端，正十二点

时，球落下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这个信号台又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座报时台。

本世纪初以后，外滩的建筑高度日益增高，原来那座木结构的信号台就显得落后而又笨拙了。1907年，观象局将旧台拆除重建新台，新台塔高三十六点八米，统高五十米，仍为当时外滩的最高建筑。当时海关钟楼已建成，所以新台不再设报时系统。

三十年代后，预报气象的方法和途径越来越多，其中通过无线电可以把最新预报送到人们家中，于是这座信号台的作用和功能逐渐丧失，但它已成为外滩标志性建筑，在人们心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九十年代上海在外滩改建工程中，为了保护这座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建筑，采用新的科技方法，花费巨资将“天文台”整体移动了几十米，这是上海大型建筑整体移动的第一例。

旧外滩的伊尔底斯碑

薛理勇

今年春，笔者陪同一位解放前曾在上海长期居住过的德国人参观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他无意中问起，上海曾有一座“伊尔底斯纪念碑”，不知是否还有遗迹可寻。提起伊尔底斯纪念碑，倒是有不少故事可讲。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弹丸之地”的日本迅速发展，他们试图与俄国争夺对中国北方控制权的野心日益显露，已控制中国青岛等地的德国人为了避免日本侵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调遣海军进入胶州湾。1896年，一艘叫作“伊尔底斯”号的德国军舰在黄海遇风暴沉没，德国建筑设计师赖因霍尔德·贝加斯，雕塑家格奥尔木·米勒就利用打捞上来的沉船桅杆、旗杆、轮舵、锚链等，经组合而塑成纪念碑，碑的基座上镌：“纪念1896年7月23日在中国黄